

公孙梦 著

梵钟血珠  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## 第十二回 紫鹰出世

皇甫霓虹心里是高兴的，他自小在寺里长大，不接触世人，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谅他说出来的这番话不假。

可是，这是能随便说出口的么？叫自己又怎样回答他呢？这可是女儿家的终身大事，能那么草率地允诺他么？不行不行，谈及婚嫁还嫌太早，以后可不能再多亲近他，以免闹出事来，让人耻笑。

主意打定，就和他扯些闲话。哪知这呆子问一句答一句，不问不答，再也不肯多说一句话，而且还有些闷闷不乐的。

她知道是为了刚才的话，但是，她还没有作出决定，不能迁就他。

她哪里知道，此刻陈野正在伤心。

他从小除对师傅有依恋之情，就再无第二人亲近他。大兴寺和尚虽多，但都各忙各的。再说佛家四大皆空，哪有这么多的儿女私情？淡泊的生活，淡泊的情趣，一心一意的坐禅潜修，哪还有多余的私情？

他对皇甫霓虹产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依恋之情。压抑了心中自己觉察不到的情愫，突然间猛烈地爆发出来，

连他自己也不知所措。

他心无城府，心地坦然，竟毫不顾忌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。

他渴望听到皇甫霓虹的回答也和他一样，他渴望她说她也喜欢和他在一起，她在背地里也会想起他，按佛门的说法，他和她有缘，有情。其实，他尚未想到世俗间的婚娶。

他对皇甫霓虹产生的情愫，洁净得如一泓清水和一片白云。

万万没想到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准他再说，再说她就不理他了。

对于他，就像晴天响起了个炸雷。

那么说，她不高兴，她并不喜欢和他在一起？要不，怎么会不准他说呢？

这一瞬间，他万念俱灰。

这世上除了师傅，没人关怀他。

刚刚从他干涸的心田中滋生出来的一点情愫嫩芽，就这么被掐断了。

他觉得，连对他这么好的皇甫姑娘也并不喜欢他，可见看人不能仅从表面，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回事，不能只相信表面。

他哪里知道，她身为一个姑娘家，岂能随意和人谈情、随意许下终身？

皇甫霓虹见他不愿说话，也只好不再作声，只是默默

骑马前行。

这时，走在前面的黄烈、黄霞、何玉龙故意放慢速度等着皇甫霓虹。见她走近，就招呼她上来，黄霞说有话要对她说。她正觉十分尴尬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什么话啊，霞姐，等不到吃饭时说么？”

黄烈道：“等不得等不得，好笑得很呢，你听了包管大笑。”

皇甫霓虹道：“真的么？不相信。”

何玉龙道：“我今日要是不能使你发笑，愿受罚，如何？”

皇甫霓虹道：“好，说来听听。”

她策马赶上了他们。

陈野却让马放慢下来，人家不愿答理他，他有自知之明。

两男两女四骑在前面离他越来越远，也不知何玉龙说了些什么，皇甫霓虹果然哈哈大笑起来，那三人也笑得高兴、笑得甜美。

陈野不知不觉勒住了马，心想，她毕竟是他们的人，有钱有身份，自己不过是个又穷又低下的庙中行童，怎么能和她在一起呢？

小六子和华家的人谈得热火，早赶过了他，他呆呆想了一阵，便缓缓转过马头，朝来路奔去。

他想，还是回虎威镖局当个镖伙挣饭吃去吧。一个行童，只配和镖伙在一起。

怀着满腹的苦楚、辛酸和失意，他挥鞭打马，放马飞奔。

他又增添了一次人生阅历，明白了不少事。

镖局收留了陈野。

他怀着一股恨意住了下来，又恢复了在大兴寺的生活习惯，成天躲在房内，不与人交往，不多说一句话。

早上练拳，下午没事，小六子走了，室中只有他一人，于是就坐禅练功。

第五天，他上街买换洗衣服。

无巧不巧，在闹市迎面碰上了湛蓝、湛磊和孙耘书、孙晓月。

湛蓝一眼就看出了他。

“喂，野哥儿，你在开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在开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回碧痕庄？”

“小姐不是说，让我永远也不……”

湛蓝脸红了：“哎，你这人真是，那是我气头上的话，怎么能当真？”

“哦，不过，我在虎威镖局当了镖伙，有吃有住，多谢姑娘一片好意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不跟我们回飞鸿庄了？”

在前面等着的孙剑诗不耐烦了：“蓝妹，快走呀！”

湛蓝不理，她见了陈野心中不知是股什么滋味：“野哥

儿，跟我回飞鸿庄去吧，明天我就和爷爷动身，好么？”

“多谢小姐，在下衣食有着落，在开封也一样。”

“你真的不想去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这人真是……”

“蓝妹，快些呀！”湛磊也一个劲催。

湛蓝的火上来了，嚷道：“你们走你们的，催什么？”

小姐毕竟是小姐，脾气大着呢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跟我和爷爷回飞鸿庄去，这对你有好处”湛蓝道。她自己也不明白，干么要再三挽留这身份低下、武功不高明的小子。

“小姐，我在镖局很好，多谢美意……”

湛蓝跺脚了：“哟，你架子好大！”

“小姐，到飞鸿庄做园丁干杂话……”

“谁让你做园丁干杂话了？”

“那……叫在下干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湛蓝回答不上来了，“哎呀，到了再说嘛！”

“多谢小姐美意，在下……”

“你还是不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湛蓝气得扭头就走。

陈野却无动于衷，径自去成衣铺买了衣服，明天就要押镖远行了呢。

刚到镖局门口，后面有人突然下手点了他的肩井穴，

不能动了。

他早已觉察到后面有人跟着，但无江湖经验，所以没当回事。

着了道儿后一回头，原来是韩天贵和冯元坤。真倒霉，怎么又撞上了他们？

韩天贵从左边挽住他，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别来无恙，走走走，找个地方叙叙旧情去。”

陈野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怎么又撞上了煞星？二位何苦像冤魂般缠住在下？”

冯元坤道：“少噜嗦，僻静处说话去。”

韩天贵不由分说拖着他，七拐八弯，进了家大客舍，把他带进一间上房，冯元坤把门关好，搬个椅子把在门边。

韩天贵让他靠墙坐着，自己在另一张椅上坐下。

“喂，小兄弟，你在开封干什么？”

“在虎威镖局当镖伙。”

“嘿，吃起镖行饭来了，不错不错，有种！”

冯元坤道：“牛三他们呢？”

“到长安去了。”

韩天贵一惊：“什么？到长安去了？”

冯元坤道：“去干什么？”

“听说去找一个什么独臂金刀要佛宝去了。”

冯元坤斥道：“又来乱说！你这小子太不老实，非要给你点颜色，你才说实话么？”

陈野火了：“你们这些人不会听人话么？明明说的是大

实话，你们却不相信，不相信又何必来问我？”

冯元坤说：“噢，你还凶哩，知道你眼前的处境么？你已落在我们手中，还敢逞强？”

韩天贵摇手道：“算啦算啦，有话好好说，这位小兄弟看来不是奸狡之徒。”

又对陈野道：“牛三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有哪些人？”

陈野猛地想起皇甫姑娘的话，不要把他们的行踪随意告诉人，糟糕，刚才却说出去了，真是该死！

他一后悔，便道：“不能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本不该说出他们去向的，可已经说了，十分对不起他们，所以往下我一句也不说了。”

冯元坤怒道：“你敢？”

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韩天贵忙道：“好吧好吧，我也不问了。小兄弟，明明你们一伙在河南边界附近把我们的佛宝抢去了，怎么又要到长安找人要呢？这不是贼喊捉贼么？摸摸良心，说得过去么？”

“我不是牛三一伙的，我也没抢你们的東西。至于此间内情，你又不知了。他们的佛宝在襄城境内被你们的人又抢去了。皇甫前辈等人都受了重伤，还会有假？”

韩天贵和冯元坤面面相觑，十分惊骇。

韩天贵又问：“小兄弟也在场？”

“我怎么会不在？我是在镖局听他们说的。”

韩天贵对冯元坤道：“噢，真是咄咄怪事，我们路上着了人家的道儿，昏睡一天，还以为是太行三老的诡计。如此说来，暗算我二人的，是另有其人了？他把我二人用迷菜迷翻，为的是不再能跟踪太行三老，然后对太行三老他们下手，使我们全然不知。呀！是何许人，竟能将无极叟他们几个高手打伤，这实在叫人难以相信！”

冯元坤不以为然：“韩兄，这多半是太行三友的把戏，他们贼喊捉贼，转移目标，把火引向我们，让江湖的人以为佛宝仍在我们手中，以挑起事端害我们，韩兄，千万不可上当。这小子与牛三他们一伙，不给点颜色，谅他不会说出真话。”

韩天贵沉吟不语，似乎拿捏不定。

片刻，他道：“无极叟、飞叉头陀等人，无一不是高手，凭他们八个老儿，这世上又有谁伤得了他们？这事当真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“对啊，这小子不是说他们都受了重伤么？怎么又到长安去了？这话中的漏洞太多，不可信不可信！”

陈野懒得再理他们，道：“我还有事呢，明日要走镖，没空陪你们念经，告辞。”

他说完站起来就走。

冯元坤挡在门前，闪电般出手，又点了他胸前几处大穴。

“哼，想走么？说得好听！”

韩天贵道：“小兄弟，坐下来，时候还早呢，只要你

说出真情，我们自不留你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真情已说完，没有了。”

韩天贵脸一沉：“小兄弟，这佛宝事关重大，我等皆不是为了一己之利，你若能讲出真情，那可是积德之事，千万莫受人蛊惑，做下人神共愤的错事，留下个千古骂名！小兄弟，你该三思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在下讲的是真情，什么佛宝不佛宝，在下不仅未见过，也不知是何物，只知牛大哥那天从你们手中抢了去，到底为什么要抢，抢了作何用，在下却不知，你叫在下还要说出什么来才算真情？”

冯元坤道：“韩大侠，无奈这厮顽劣，该如何处置才好？”

韩天贵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只好将他带走到长安交差，否则此行有负重托，愧对大家。”

韩天贵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只好这样了。”

又对陈野道：“小兄弟，委屈你同我们走一趟吧，你到长安把对我们的话对大家说了，就让你脱身，如何？”

陈野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明日随镖局当差，你们带走我，不是砸了我的饭碗么？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？”

冯元坤道：“事关重大，你就走一趟吧。”

陈野气得大叫道：“你们讲不讲理？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将我关在此地，你们……”

韩天贵怕人听见，连忙点了他的哑穴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别嚷，人家听见可不好。”

陈野说不出话来了，气得只能闷坐着。

冯元坤道：“韩大侠，太行三友他们八个老儿到长安找许老镖头晦气，这事麻烦着呢，万一抵挡不住……”

韩天贵道：“汤四姑、严少侠、钱大爷他们恐已到了长安，许老镖头闻听佛宝已失，定然不能善罢甘休，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，必然要发英雄帖，遍请名家高手助阵，所以，尽管八个老儿武功了得，谅来不妨事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小弟拟长安之行后，回江西龙虎山玉虚宫，将此行经过禀告恩师，求他老人家下山助一臂之力。”

“孔庆广少侠出身恒山北岳门，北岳门也不会置身事外。我在山东也有些朋友，只要知道我受了折辱，他们也会挺身而出。许老镖头与少林颇有渊源，少林为维护南宗正统，也会全力以赴，所以，太行三友等那八个老儿，只怕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“但太行三友、无极叟他们也有江湖朋友呀，只是不知道有哪些来头大的朋友而已，照这样下去，岂不搅动整个江湖？”

“那当然罗！正道武林因此事分家，你站在北宗还是南宗，这足以证实你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武林正道。正道正道，正义之道也。”

“此事是非十分清楚，南宗乃五祖嫡传，五祖留下的法器，该六祖嫡传继承，北宗不该劫走此宝，身为侠义道人

士，岂容人恃强行恶？吾辈虽不是佛徒，但匡扶正义乃己之任，太行三友、无极叟等老儿，偏偏倒行逆施，助纣为虐，将许老镖头等前辈英雄辛辛苦苦从北宗手中夺回来的佛宝劫走，为北宗不义行为张目，正道人物是非不分，堕落如此，令人扼腕！”

他二人这一番谈话，使陈野听了个明白。

原来，这些人争夺佛宝是这么回事。

他想起大兴寺发生的情形，知藏大师法净、知客大师法明、衣钵侍者灵方和尚在杜汉金、山东四雄的帮助下谋害了南宗的方丈法智大师，在大兴寺恢复北宗的修禅方法。

以什么方法修炼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

监寺法玄临别时说过五祖传衣钵给六祖的故事，而六祖的师兄神秀大师又自称得了五祖衣钵。然而这已经是过去了很久的事，怎么又要翻箱倒筐扯旧幅呢？

他不明白，他懒得再想。

他打主意要逃出这间小屋，回镖行当他的镖伙去。

韩天贵和冯元坤闲谈一阵，说是出去吃饭，吃完饭带回馒头卤肉来给陈野吃，免得带着他出去不方便。

临出门，他们又加点了哑穴和身上几处大穴，对他说了声：“对不住。”就关好门走了。

两人前脚一走，他就运功冲穴，不到盏茶时分，他若无其事地站起来，也说了声：“对不住。”拉开房门扬长而去。

陈野匆匆回到镖行，到厨房吃了饭，院子里镖伙们三

三两两蹲在地上聊天，兴奋地议论着明日走镖的事。

他回到房内，往床上一躺，回想刚才听到的事。照韩天贵的说法，长安扬威镖局的独臂金刀许培忠，已约了许多高手，他们认定佛宝被无极叟等人劫走，要将佛宝夺回来。皇甫霓虹他们去到长安，那不是有危险么？

想起皇甫霓虹，他的心顿时翻腾起来。

她瞧不起他，所以不准他说出心里话，她喜欢和与她身份相同的人交往，这和湛蓝一样。原来女子都瞧不起身份低下的人，自己又何必往人家跟前凑，惹人生厌呢？

罢了罢了，别再想佛宝的事吧，自己管得了么？本事不如人，说话没人听，想管也管不了哪！还是跟镖车走路，当自己的镖伙去吧。

他为了驱除烦恼，便坐着练功，以期达到物我两忘之境，一切皆超然。

但是，他没有做到。

皇甫霓虹的情影不时闪现在心中，她的音容笑貌，点点滴滴从记忆深处浮上来，使他久久发痴。

生平第一遭，他感到无限惆怅。

生平第一遭，他感到了孤独得难耐。

生平第一遭，他开始想他的生活以及未来。他就这么永远当个小伙计，只求温饱，与世无争么？

在大兴寺，他偶然听到看到了谋害老方丈的惨剧，使他那淡泊如水的心灵，受到了强烈的震惊。

出了大兴寺，和牛三在一起，他受了牛三的骗，遭人

冤屈却洗刷不清。

和胖佛爷、丐帮帮主一起，他见到了白飞马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拼斗。

和湛蓝在一起，他受到了湛磊、孙家兄妹的轻视。

和皇甫霓虹在一起，他受到了一个姑娘温馨的关怀，也受到了黄家兄妹、何玉龙的轻贱。当他将内心的真切感受告诉皇甫霓虹时，姑娘却拒绝了他。

这种种的经历，与佛家经典的阐述大不相同。我佛普救众生，然而世人却在欺凌自己的同类。人生下来就有了贵贱，长大后干的营生也绝然不同。

如今他已被逐出大兴寺，要在芸芸众生，茫茫人海中为自己寻下一块立足之地，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人对人的真诚太少，算计太多。要在人海中立足，切不可任意相信别人，须得多留一个心眼。在无法讲清道理时，只好以蛮对蛮，以硬对硬。

可惜，他没有很高的本领，能惩治恶人和那些蛮不讲理的人。

那么，就这么委屈下去，受尽侮辱么？

不，决不！以后再碰上韩天贵、冯元坤找麻烦，就尽力和他们干一场，直到躺倒为止。

还有，最重要的是，要练出一身功夫，不能让别人瞧不起自己。

师傅教的东西虽然没有名目，但逃跑的功夫、治伤的功夫、闪避的功夫、点穴的功夫他已试过管用，别的功夫

难道不管用么？不对不对，哪天找机会试试，别再不相信师傅。

如果师傅教的功夫样样有用，虽然不一定都能胜过别人，至少可以抵挡一阵，也至少可以打败比自己不如的人。相信只要苦练下去，定能和湛蓝、皇甫霓虹、孙家兄妹、黄家兄妹一样，再不受他们的白眼。

对，做人就要做得有骨气，别再窝窝囊囊遭人轻贱，自己何不也做个大侠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在天下扬他一个名呢？

他越想越兴奋，越想越有味。

他要是当了赫赫有名的大侠，皇甫霓虹她们，又会怎么想呢？

“有趣有趣，嘿嘿嘿嘿……”他不禁笑将起来，就像他已当了大侠一样。

大侠该是什么样的呢？

他把见过的人都想了一遍，想寻找一个令他钦羡的风范。

没有，他一个也想不出来。

从床上跳下来，他一会挺胸凸肚，走路摇摇晃晃，就像赛门神韩天贵一样。

一会儿他双手倒背，迈着小方步，和湛磊、孙剑诗、何玉龙、黄烈他们一样。

再一会，他又缩肩塌背，挤眉弄眼，跟八臂神偷牛三差不多。

最后，他老气横秋、板着面孔，严厉尊贵，和萧老爷子、皇甫老爷子相似。

不行，他装起来都太累。

那么，学师傅么？师傅太懒，自己年轻，让人叫一个懒大侠可不行。

忽然，他想起了白飞马，想起了他脸上的面罩，觉得有趣极了。

对啊，戴上个面罩，人家不知你是谁。你却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。要是自己戴着面罩扬名，皇甫霓虹她们见了也不相识，她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蒙面大侠就是野哥儿呀！

“哈哈，好极好极。”就是打败了逃之夭夭，人家也不知道这就是野哥儿，丢不了面子。

好！就这么办。

可是，戴个什么面罩呢？

和白飞马的一样可不行，戴面罩的人很多，混起来也不行，要戴就戴个特别的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！

主意拿定，他绞尽脑汁想面罩。

想着想着，面罩也成了头罩，这戴起来方便些。

他立即开了房门出来，溜到了大街上去买布，准备用自己在庙里学来的针线手艺，缝制一个头套。

已是上灯时分，他来到闹市，正想进一家绸缎店买一块好料子，忽见地摊上围着几个小儿，正吵吵嚷嚷什么：“我剪一个我剪一个”的，顺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老儿拿着把

剪刀，正在剪纸，不由凑过去一瞧，这老儿手真神，几下就剪出个镂空的猴子来。

他灵机一动，请老儿剪个鸟兽图形，缝在头罩上，岂不又威风又好看？

他为这个主意高兴不已。

“大爷，用布剪个飞鹰可以么？”

“哦，剪什么都可以，只要客官出题。”

他立即去绸缎铺买缎子，买一块桔黄的，那可是袈裟颜色，再买一尺紫色的，用紫缎剪个飞鹰，五台山的鹰给他的印象极深。

回到镖局，把门关上，点上油灯，他立即动手缝制起来，足足用了一个时辰，总算把头罩做好，再把紫鹰缝在额头上，嘿，漂亮极了，威武极了，妙哉！

这趟镖走的是长安。

他回到镖局后，精神恍惚，人家说什么也记不在心上，左耳进，右耳出，直到镖车出发，才弄清了去处。

这趟镖不同寻常，开封富商运银两到长安，数字极大，说是十万两纹银，还有一批从漠北贩来的皮毛货，总共价值四十万两。

镖主颜世良亲自押镖，带了虎威镖局最得力的镖师史云彪、吴顺良、郝大海、杨忠富前行，以确保镖银顺利到达。

陈野被分配在最后一辆镖车上，镖车出发时，人喊马